



雪山情结

山风作家文丛

李德祥 著



山情結

山风作家文丛

李德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雪山情结 / 李德祥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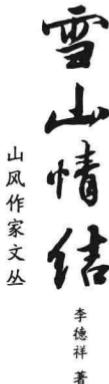
2011

(山风作家文丛)

ISBN 978-7-5482-0383-4

I. ①雪… II. ①李… III. ①教育心理学—文集②中
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③纪实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G44-53②I206.7-53③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3681号



策划编辑：柴 伟

责任编辑：柴 伟 邓 扬

装帧设计：◎ 猎鹰创想 | 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23

总 字 数：514千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0383-4

总 定 价：105.00元（共三册）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650091)

发行电话：(0871) 5031070/5033244

网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 @ 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序

李德祥先生的第二本自选文集《雪山情结》即将问世，他前来办公室找我，要我给文集作序。朋友情难以推托，便欣然应了他的恳请。

我和李先生相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我在共青团丽江地委任副书记，他在新团大队新团中学任教，同时也是中共新团大队支部委员、共青团新团大队支部书记。新团大队团支部是团地委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方面成绩突出，曾受到团中央的肯定，并奖励了新团大队团支部一台日本进口的“三洋牌”21 英寸黑白电视机，李先生也代表新团大队团支部赴省城昆明领奖。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所以，初识李先生时就对他印象深刻。在往后的这些年里，我先后在宁蒗县政府、华坪县委、丽江行署、地委、丽江市委、市人大工作，李先生也相继在原丽江县的新庄小学、新文完小、新团中学、宝山中学、第七中学、第一中学任教，也曾在东巴文化研究室整理、翻译、研究东巴经书一年多。在原云南省教育学院、云大成人教育部读完政教专科、中文本科全部课程获得政教专科、中文本科双学位。这 30 多年，我们平时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但彼此心里始终牵挂，我只要到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下乡，就会抽空去看看他，他偶尔也会来我办公室聊天。我们的交情算是淡若水的那种类型吧。

往常翻阅报刊杂志时，偶尔会看到他的大作，尤其是看到

2 雪山情结

他的第一本自选文集《雪山情缘》在丽江市委、市政府举办的首届文学艺术评比中获奖，心里暗自为他高兴。现在又一本自选文集《雪山情结》即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更值得庆贺。据我所知，现在出书的人很多，但由高校出版社出版的并不多。拜读了李先生送来的文集，我即刻释了心中的疑惑。

即将付梓的《雪山情结》共收录了李先生的 40 篇文稿。其中学术论文 11 篇，文艺评论与随笔 17 篇，报告文学 9 篇，历史档案 3 篇。这些文稿绝大多数在国家、省、市级报刊杂志、文学期刊、专集上公开发表过，部分篇目还获得国家级征文奖，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社科成果、文艺评论奖。特别是这 11 篇学术论文，我发现其中 6 篇与他所学的中文专业相关，5 篇与所学的政教专业相关。《研究开发校本课程——主题课，中学德育工作新方式探究》一文曾获国家级教育教学论文二等奖，同时获丽江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三等奖、社科成果三等奖。《纳西族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增苴”》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云南民院学报·哲社版》1994 年第 3 期上公开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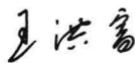
《雪山情结》中的 17 篇文艺评论与随笔，绝大多数篇目是评论本土文化和本地作家、诗人、学者的作品，当然也不乏评论外地作品的。如《丽江日报》刊载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吟咏令狐安〈古风四首〉有感》，就是评中共云南省委原书记令狐安的诗。《仿佛听到了祖先的声音——聆听和文光原创歌曲后的感受》一文获丽江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创作单篇三等奖。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文史馆馆员蓝华增先生是国内诗学界、文学评论界颇有名气的学者，而李德祥先生正是蓝先生的得意门生，是蓝先生的忠实跟随者，深得蓝先生思想精髓。他的文艺评论有相当造诣，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正如“带刺的月季”——既好看又真

实。因此，在丽江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丽江籍的作家、诗人、学者、专家发表作品或出版专著后都十分愿意请他评论一番。

《雪山情结》中收录的报告文学 9 篇，都是弘扬主旋律，赞颂真、善、美的正气歌，曾全部收入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腾飞的玉龙》一书中。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在云南省丽江市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全国、省、部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先进工作者的感人事迹，如政法、公安战线上的赵元甲、杨静林等，农林、畜牧战线上的和玲、杨鼎政、高若璧、汤正声等。李先生笔下赞美的还有一些先进群体，如《来自“花马国”的报告——云南省丽江县畜牧局 44 年风景线》、《酿得千秋雪，蒸来五彩霞——记云南省丽江地区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展演活动》等。这些报告文学写得十分精彩，读后给人以一种无限的鼓舞和力量。

《雪山情结》中的历史档案，篇目不多，但十分珍贵，记载了鲜为人知的丽江籍早期著名诗人杨琦的事迹，还记录了痴迷于日语与纳西语比较研究的日本教授、文学博士毛利正守的感人故事。

李德祥先生是一位既专业又敬业的教师、学者，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通过多年坚持不断的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写作多面手。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学术论文等文体，写得很精彩、很感人、很新颖。在他第二本自选文集《雪山情结》问世之际，高兴之余写上寥寥数语，略述所感，是为序。



2010 年 12 月 13 日于丽江

目 录

序 (1)

第一编：学术论文

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评论窥见 (3)

试析个性品德差者(中学生)的心理素质及其他 (9)

诗歌“意象”探微

——中国诗歌“意象”说与欧美诗歌“意象”说之比较研究
..... (16)

纳西族诗歌艺术表现手法

——“增苴” (27)

试谈中学思想道德建设决策上的几个问题 (37)

研究开发校本课程

——主题课，中学德育工作新方式探究 (42)

《诗经》与《东巴经》诗体文学比较研究 (52)

试谈木丽春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 (57)

从高中生的心理结构看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着眼点 (63)

诗歌意象结构的表现形式及优化摭拾	(66)
黑格尔论艺术家“才能”和“天才”管见	(74)

第二编：文艺评论与随笔

读《我们也是父亲》	(85)
读《登玉龙雪山》札记	(86)
浅谈“虚实”	(89)
浅谈动静、自然与清绮	(91)
《小小怀春店》结构浅析	(96)
评《丽江文化》玉泉文学副刊	(100)
沙蠡前期小说简评	(101)
开明进取的颂歌	
——简评《匠心永留》	(106)
言在耳目之内 情寄八荒之表	
——吟咏令狐安《古风四首》有感	(111)
仿佛听到了祖先的声音	
——聆听和文光原创歌曲后的感受	(113)
无韵的“诗”，有声的“画”	
——白庚胜与他的《民间文化保护前沿话语——民间	
文化保护讲演录》	(117)
踏遍纳西繁衍地 穿越史林话往事	
——读木丽春《纳西族通史》	(124)

不被人发现的发现

- 读蓝华增《意境论》偶感 (128)

在这里,我听到了共产党人的脚步声

- 读 1991 年《玉龙山》夏季号报告文学 (130)

镌刻着地方文化符号和民族元素的诗集

- 简评杨晓军《丽江心事》 (135)

简评木丽春《东巴文化通史》 (138)

搅碎古今巨细,情志萦绕云岭

- 吟哦令狐安《谒麻栗坡陵园》、《颂孔繁森》、

- 《姑苏怀古·伍子胥》有感 (141)

第三编:报告文学

人生·事业·奉献 (149)

人才济济,成果累累

- 记云南省丽江地区农科所 (155)

一身正气的“铁包公”

- 记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 院长赵元甲 (171)

云南省丽江县农业局写真 (184)

金色盾牌畅想曲

- 云南省丽江县公安局扫描 (201)

4 雪山情结

来自“花马国”的报告

——云南省丽江县畜牧局 44 年风景线 (219)

酿得千秋雪，蒸来五彩霞

——记云南省丽江地区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展演活动 (237)

把握契机 使其腾飞

——记云南省丽江地区烟草公司 (250)

路，在他们脚下延伸

——记不甘寂寞的云南省丽江县第七中学 (263)

第四编：历史档案

回忆杨琦 (273)

一个痴迷于日语与纳西语比较研究的日本教授 (276)

后 记 (281)

第一编 学术论文



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评论窥见

郭沫若在谈到文艺和文艺评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中创造出有，批评是在砂中寻金。”（《批评与梦》）俄罗斯文学之父，伟大诗人普希金更有名言在先：“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的美和缺点的科学。”（《普希金文艺散论·论批评》）如果说他们的话具有精湛、严格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从总体上看，只重视文艺创作队伍的建设而忽视文艺批评队伍的建设，至少可以算是文化工作中某一环节或某一方面的不足，抑或说是一种失误。因此，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不仅要重视创作，同时要重视评论。尤其对于文学，务必使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这一对“难分难解”的姐妹同步前进，使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

鉴于此意，本文试图对搞好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评论工作，提几点不大成熟的见解和建议，以期引起有关方面和同行的注意。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纳西族作家文学确实宛若雨后春笋般地带着她所独具的清新与芳香跻身于祖国的文苑。据笔者初步掌握的资料，1949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国家、省、地、州、市级出版或刊出的有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约六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等数以千计。这

些作家文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泛，主题之深刻，体裁与形式之多种多样，从整个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史看，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一点，对于大约只有二十四万人口的纳西人民来说是很值得庆幸和自豪的。但有此感受之时，我们却不可忘记为这么多令人可喜的纳西族作家文学作品的问世立下汗马功劳的当代纳西族作家群：像造诣颇深的“老一代”王丕震先生、赵银棠女士、画家兼诗人的周霖先生、杨寿林先生和赵净修同志，还有功底深厚而扎实的“第二代”作家戈阿干、杨世光、王正觉、亚笙、和国正、牛相奎、木丽春等；最令人注目的，还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充满创作活力的“第三代”青年作家们正在茁壮成长。从这些作家群的年龄结构看是比较合理的，并趋于优化；从文学素质看亦较为可观。因为不少作者都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专业不对口的比重大些），即使有一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由于他们的生活功底和潜心于文学创作的崇高事业，不论是在语言运用、创造形象、塑造典型（环境与人物），还是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是过得硬的。这一点，可以从《两套间》（和国正，《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7期）、《格拉茨姆》（戈阿干著长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小怀春店》、《狮子头传奇》（沙蠡，《女子文学》1986年第12期、《民族文学》1985年三月号）、《夜石林》、《神奇的玉龙山》（杨世光，《散文文学》1985年第9期、《滇池》1981年四月号）、《化雪图》（戈阿干，《边疆文艺》1979年三月号）等佳作篇什中得出不言而喻的结论来，所以他们的文学素质也是趋于优化的。从创作热情看，“老一代”“不减当年勇”，“第二代”方兴未艾，“第三代”恰似朝阳喷薄而出。从创作经验看，虽然参差不齐，却又各具优势，各有所长。他们的不少作品荣获了省、地、州、市级的文学创作优秀奖。纳西族作家文学作品，从少到多，由低到高地开始走向了新的

发展和繁荣阶段。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我们无法否定这样的事实：虽然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创作成绩是可喜可贺的，可是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评论工作却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无疑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员和队伍方面，从事当代纳西族文学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寥若晨星。据统计，本民族的评论作者屈指可数，只有杨世光、李德祥、张信等，而一些其他民族的评论作者却曾对当代纳西族作家的文学作品报以热情的青睐，如奋夏（《戈阿干短篇小说散议》）、李子贤（《赵银棠与纳西族文学宝库》）、李之惠（《评长诗〈格拉茨姆〉》）、任兆胜（《评杨世光散文〈玉龙春色〉》）和王震亚、何侃等同志。由此，不是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么？即其他民族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对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作品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共鸣，而我们本民族却只有那么几个同志敢于涉足此境。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文化不繁荣不发展，它也注定不会繁荣和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往往是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为标志的，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诗歌、没有散文、没有小说、没有电影、没有诗人、没有作家的民族会是文化发达的民族，不能设想文化不发展的民族会有更远大的前途，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言自明，可是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却有赖于文学评价的发展和繁荣，这更是不能否认的规律。所以评论家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对俄罗斯文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发现和扶持了果戈理和杜勃罗留波夫等这些天才的作家，给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死魂灵》和《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等艺术珍品；鲁迅的文学评论曾使白莽、柔石和沙汀、艾芜等义无反顾地投向了革命文学的熔炉，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篇章上增辉添彩；近几年我国评论家冯牧、王蒙、魏钢焰、胡采、雷达、曾镇南对邓刚、李荐保、

高晓声、贾平凹、张承志等作家作品的评论都是保护人才、发现人才、使被埋没的人才破土而出，使其土埋草盖的佳篇力作冲出禁区，一新世人耳目，成为为中国人争光的好作品。就少数民族来说，蒙古族、回族、满族、壮族、维吾尔族、藏族、彝族、白族、苗族等之所以有自己的好小说、好电影，之所以文苑繁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往往有一支本民族的强大的文学评论队伍。正如文化部前部长、原《人民文学》主编王蒙同志说过的：没有文学批评的繁荣，就没有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评论薄弱将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经济）事业的可悲后果，这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文明发展到八十年代的今天。

不错，大家知道，“没有任何反响的创作是寂寞、不幸的”（引自《文学评论的写作》）。我们认为：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创作队伍与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评论队伍的比例是严重失调的，这与队伍的人员结构优化的距离是相距甚远的，如果这样延续下去，势必影响纳西族作家文学的繁荣以致影响纳西族整个民族文化的繁荣。

其二，从现有评论人员的年龄结构看，本民族的这几个人都是三十五岁以上的，虽然他们年龄并未老化，但整体来看却缺乏热爱文学评论的后来者。

其三，从现有文学评论人员的文化素质看，尽管受过高等教育，却宥于专业不对口，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鉴赏能力和文学素养。

其四，为数不多的文学评论的篇章，就其质量和内容来说，也不得不说还停留在新闻报道式或表扬稿式的水平，鲜有突破性的评论作品，还未能提高到美学和哲学高度结合地进行艺术分析；仅有的几个篇什还很缺乏坚持文艺评论原则“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人云亦云”（鲁迅语）的勇气与胆识。

当然，他们也写了不少的评论文章，其中不乏有一定质量

的评论，亦曾在各级学术刊物或通讯上发表，有的还曾得过奖；他们所取得的这些成绩与他们的努力和具有一定实践专才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热望具有一定创作实践和才华的纳西族作家都动手来写文学评论文章，既评析自己作品的得失，又剖析他人作品的成败，做到相得益彰；同时大力鼓励、扶持年轻人上阵。对现有的文学评论作者和后起之秀，只要他们有信心、有成绩、有毅力、有才华，应当让他们多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必要的笔会、讲习班或跨地区的经验交流会（楚雄、大理等地常举行文学评论笔会），采取多渠道、多途径的措施，以加强横向联系和纵向发展；在写作实践中帮助他们提高文学理论、文学素质和文学鉴赏能力，促其写出更多更好、更有质量的评论文章来，进而推动纳西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经济的繁荣。

从总体上看，亦即从宏观着眼的话，我们恳切地建议有关领导和文学界的同仁，都来关心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评论工作，特别建议有关部门在决策时把这一项工作安放在适当的位置，在抓好文学创作的同时抓好评论工作，在评论实践中培养自己民族的文学评论家，并建立一支以本民族为主体包括其他民族的文学评论队伍。如果可能的话，在宣传、文化、民族文艺工作等部门设从事这方面的专职（在编在册）工作人员，不论多寡。诚然，这些人员不仅是单纯地评论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还可以对几乎所有的文艺样式有所留心和思考，可以是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但主要是当代的；而在所有文艺样式中又必须突出当代文学作品，因为它比别的文艺作品在社会效果、反响和影响在空间上更广阔，在时间上更长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更重要更大，还因为它一定要以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为指导，又要服务和服务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而不是远离现实，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指那些想躲开现实的矛盾去搞“纯艺